

文艺作品选

第七輯



外国文学

銀鈴般的笑声

〔美国〕艾伯特·馬尔茲 等著

作家出版社

內容說明

本書包括三篇揭露美国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对黑种人的歧视和压迫的短篇小说。“关于自由的故事”叙述作者十五岁时的一段亲身经历，对殖民主义者的种族歧视提出了严重的抗议。“牛”写白人无辜枪杀了一个黑人孩子。“银铃般的笑声”通过一个即将分娩的黑人妇女，由于医院的拒绝接收，不得不在大街上生孩子这件事，把种族压迫凶恶残暴的嘴脸暴露无遗。

銀鈴般的笑声

〔美国〕艾伯特·马尔兹等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字数31,00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1 $\frac{11}{16}$ 插页2

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5,000册

统一书号：10020·1425

定价：(1)0.11元

文艺作品选

第七輯

題材、人物及其他（文艺理論）
銀鈴般的笑声（外國文學）
卡塞的怒吼（人民公社史）
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沅（工廠史）
飄動的篝火（革命鬥爭回憶錄）
青春的閃光（散文、小說）
我的第一個上級（短篇小說）
狼透鉄（中篇小說）

林默涵 唐 弢等著

〔美國〕艾伯特·馬爾茲等著

苗族 章昌祿等著

萍礦老工人集體回憶

朱家勝等著

劉白羽等著

馬 烽 杜鵬程等著

柳 青 著

目 次

关于自由的故事 (选译)

-[南非]彼得·阿伯拉罕作(1)
- 跟铃般的笑声.....[美国]艾伯特·马尔兹作(12)
- 牛.....[南非联邦]赫·金宁斯作(46)

关于自由的故事(选译)

[南非]彼得·阿伯拉罕

我在旅館里一天的工作从清早五点开始，直到午夜以后才結束。每天一早，我摸黑起床，借着月光穿好衣服，然后去上工。我走过又黑暗又靜寂的街道，偶尔碰到几个影子一般的黑人，偶尔也听到牛奶車的轆轤声和馬蹄的得得声，响彻那沉寂的街道。有时候，我迟了一些，洒水车已經过去了，街上就水光閃閃的。通常，当人們都在酣睡的时候，我却独个兒在寬闊而空曠的街道上走着。晚上，干完了一天的活以后，我又走过这几条空曠而又靜寂的街道。不过在晚上我常常碰到警察。我总是對他們說，我剛放了工回家去，他們就讓我过去了。在旅館工作的期間，我从沒有白天里在这个城市的大街上走过。正因为我上工放工时經過的街道是那么靜寂，我就能清楚地听到約翰尼斯堡城內嗡嗡唧唧的声音：这种無休止的低沉的声音仿佛是从地底里發出来的。我管它叫城市之歌，还用它織成許多乏味的夢想。它成了我黑暗路程中的伴侶。

我每天的工作是从酒吧間开始的。我到了那兒的时候，詹姆总是在拼命地工作。首先，我們把一大堆空啤酒瓶搬到院子里，然后詹姆得洗成百的玻璃杯，我就倒淨那些烟灰缸，从地上、地毯上、椅子上扫出成堆的烟灰和烟头。酒吧間里充滿了吃剩的啤酒和吸剩的烟头所發出的極难聞的臭味。我們

把門窗子全都打開，默默地打掃着，直到一股清涼的新鮮空氣透進屋子裏來，逐漸把混濁的臭氣排擠出去。我們得擦亮櫃台和鏡子，把玻璃窗也擦洗干淨。等到我們把酒吧間收拾得煥然一新的時候，陽光早已射進來好幾個鐘頭了。詹姆最後把酒吧間查看一遍，對我笑了笑，於是早晨的談話就開始了。

“都收拾好了，必特！”

“彼得，詹姆。”

“必得。你叫必特還是必得都一樣。”

“沒什麼關係。”

“得了，必特。咱們吃東西去吧！”

到了門口，他又停住，回頭看看。

“現在很干淨，到明兒又不成了。”

“是呀，到明兒又不成了。”

這簡短的對話已成為我們每天早晨的慣例。

院子後面有一間小屋子，裡面堆滿了一箱箱的啤酒瓶，只剩下一個角落擺着一張小桌子。這就是我們的休息室和飯廳。桌上有一個火油爐子、兩口小鍋、兩只破搪磁杯、兩個搪磁盤和兩把生鏽的湯匙，還有一把斷了半截的刀子。我往鍋子里灌了點水，詹姆就把爐子點上。我把那鍋水擺在爐子上，然後在一隻空木箱上坐下來。詹姆從酒吧間里帶來了好些吃剩的三明治。我們用煉乳把煮好的咖啡調甜了，就一邊吃，一邊聊起來。

有一次詹姆要在晚上出去，又不想讓老板知道。他拿來了一張印有店名的信紙、鋼筆和墨水，還有一張舊通行証作樣子。我在紙上寫上日期，抄下那白人寫的字：

“本人僱的本地侍役詹姆，請准予通行。”

我又摘下那个白人的签名。

第二天早晨吃早点的时候，我們談起了通行証的事。

“通行証沒有問題吧，詹姆？”

“我沒用它，必特。我沒碰上警察。”

“你要用的时候，我就給你造一張。”

“好極了。可是要小孩替大人干这种事是不对的。”

“可是为什么有色人种^①不用通行証呢？”

“这是因为他們人数不多，必特。要是你們有色人种像黑人那么多，也得要通行証的。”

“为什么？”

“这是因为害怕的緣故，必特。要是你有很多仇人而又不肯肯定你是否征服了他們；那么你总想知道他們在哪里、在干什么、要上什么地方去。可能的話，你还要知道他們在想些什么，因此通行証就很有用处。”

“你也帶着好几种通行証吧？”

“对一个男子汉來說，一張通行証也就够了，孩子。但是我們帶着这一些……”

于是他列举这些通行証的名称。

詹姆离开北特蘭斯瓦尔他自己的彼迪村的时候，就得上附近的警察局或者本地事务部去領取“临时通行証”，這張証件准許他上約翰尼斯堡去。到了这个城市以后，他就領到一張“身份証”和一張“六天特別通行証”。每月他要付“身份証”

① 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兒及其后代，在南非，地位較黑人高。作者即这种人。

費兩個先令。有了“六天特別通行証”，他就可以在這六天之內找尋工作。他在約翰尼斯堡待了六天，沒找到工作，也沒上証件處去換新的“六天特別通行証”。第八天他就被捕，因犯流浪罪坐了兩個星期半。這教訓了他必須按時到証件處去領証件。

他在市郊找到第一份工作。得到了一張“月度通行証”，這也算是他受僱的合同。就像所有的家庭雜役一樣，他在週末有部分的時間可以出去。他跟其他人一樣，也想到夫雷德多普和馬萊營之類的地方去喝點酒，運氣好的話，也許可以找到個女人，或者熟悉一下城市的生活。可是這些地方都在他登記的地區以外。為了要安然無恙地到這些地方去，他就領了一張“旅行証”。後來他漸漸認識了那城市里的黑人，想在星期天放假的時候去看看他們，就向老板要了一張“當天特別通行証”；到那里之後，他就到他朋友所在的居留地的地方官那里領了一張“居留地來客証”。有了這兩張証件，他才可以自由進入居留地。過了一個時候，他決定跟他的朋友一起住在居留地。他的老板也同意了。地方官和証件處聯繫了一下，証明他除了坐過幾天牢之外，並沒犯過什麼罪。地方官同意了，他就領到一張“居留証”，然後搬了進去。

他碰到過一個女人，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子。她長得很好看，也很會笑，並使他想起自己留在村子里的那個女人。這是一樁好事情。他們晚上要出去，晚上九點以後要在街上安然行走，他還得領一張“夜間特別通行証”。

和這個愛笑的女人在一起，他很快樂。快樂的時候，他就把証件不當一回事了。他既然是個男人，他就想從女人那里

得到更多的东西。他要她每天晚上睡在他的床上，而每天晚上他也要回家去睡在那張床上。男人都是这样的，而这个女人也要这样。于是他们就到地方官那里去。过了一个时候，地方官就給他們一間小屋子，他們就像夫妇一样住在一起了。

可是現在他的工作又出了麻煩。他單身汉的时候，几小时的工作算不了什么。就是工作得晚一些也沒关系，因为他就睡在那里。可是有了妻子而且和妻子过得滿快活的人总想回家。他这种願望，这种要求和自己的女人在一起的願望，引起了他和白人老板娘之間的糾紛。糾紛越来越多，簡直痛苦極了。最后他提出辞职，要求給他証件，好讓他另找工作，並且要求把工資付給他。白人老板娘却要等他干滿了那个月才肯發給他証件。

可是在那个月未滿之前，老板娘就把警察叫来了。她撒謊說詹姆偷了东西。这样詹姆又坐了兩個月的牢。

坐牢期滿，他回到了居留地。可是他的女人已經走了。另外一对男女住了他原来的房間。然后，他就找到現在这个地方来工作。

他狡詐地笑了笑，結束他的故事說：

“一个人的命运就听任几張紙头来摆佈。”

“所有的証件都在这兒嗎？”我問。

“就是这些証件，还有人头稅、房捐的收据。”

“那些收据也是証件嗎？”

“沒有这些收据，乡下人就沒法走动，必特。”

他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沸騰似的笑声使他渾身抖动，愉快的眼淚也从他的頰上流了下来。

“怎么啦，詹姆？”

“我几乎把最好的証件給忘了，必特；就是這張証件使我發笑。”

“什么証件？”

“你是上过学的，必特。”

“上过。”

“嗯，你要是个黑人，穿的、講的都像白人那样，你就会有這張証件。这是發給受过教育的黑人的，而且这些黑人只講白人要他們講的話。要是你是这样的一个黑人，必特，你就会有這張証件。”

“什么証件？”

“我看見一个人有一張。他很驕傲。他把我所有的証件看了看，就說他一張也沒有。他說他不用証件。我說：‘怎么搞的？’他說：‘我受过教育，所以我就可以不要証件。’我問：‘那你就不要帶証件？’他說：‘不帶。’我說：‘警察攔住你的時候，怎么办？’他說：‘我給他看这个。’他給我看一張証件^①。我說：‘是張通行証。’他說：‘不是。’並对我生起气来……就是这样，这就是一張不是通行証的通行証！”

就在这天早晨，詹姆談起那个在他坐牢期間走掉的女人。虽然这是一年前的事了，他还清楚地記得她的笑声。他談起她的時候，就像一個人在冬天里渴望着陽光一樣。他那結實的身體靠着木箱，慢慢地呷着咖啡，充滿血絲的倦眼凝視着空中。他這種強烈的召喚使我好像也感到這個愛笑的女人就在身旁。我很想知道她的情况。她在哪兒？她在干什么？她想過

^① 指畢業證書。

他嗎？她知道不知道他多么想念她？他倆還會碰見嗎？要是碰見了又會怎樣？……

我們吃完了早點，閒聊了一陣，又開始工作了。

提着水桶、拖布，我們爬上樓梯，到那四十多間要打扫的房間里去。詹姆走到一個門口，我走到隔壁的一間。我敲了敲門。沒人應聲，我就進去了。

首先倒掉污水。用剩下的飲水擦洗面盆。我提起白人倒髒水的水桶，盡量把它提得離我遠遠的，點也不照它就顛撞着走下樓去。倒淨了水，刷清了水桶，又跑上樓來。收拾床鋪，掃地，拂去塵土。房間里還有股味兒。我把門窗都打開來。然後打扫隔壁的一間，一間又一間地挨過去。

所有的床鋪都收拾好了，所有的地板都打扫了，所有的髒水也都倒淨了，還得擦四十個窗子。擦完窗子，還要擦門把手。然後打扫和刷洗樓梯口。還有後院和前門。下午稍晚的時候，又矮又胖的經理總要來巡視一番。他總會找出一些要做的事來。

詹姆和我很少在下午五點以前吃飯。我們往往累得只能一點點咬着吃。靜靜地休息一下是最愜意的。在飯後一小時的休息時間里，我一定得睡一覺。接着我們又得搬一箱箱的酒瓶，把空瓶子搬出去，把滿瓶子搬進來。這樣一直搬到酒吧間開門，白人們到他們自己的房間里為止。這時，我和詹姆就分手了。詹姆到酒窖里去工作，我到樓上去听客人使喚。

“茶房！”

“什么事，老爺？”

“給我打茶水來！”

“茶房！”

“什么事，老爷？”

“过来，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扫出去！”

“喂，茶房……”

“什么事，老爷？”

“过来！”

“什么事，老爷？”

“告訴經理——告訴他本人——跟他說我有个客人。我要一盤茶点。他知道我要什么。跟他說要兩份。”

“是，老爷！”

我去端来了一个茶盤，盤子里放着一碟新鮮的三明治、兩只玻璃杯、兩包香烟、一瓶威士忌。我敲敲門，那白人把門开了一道縫，向外張望了一下。他把門开大了点，接过茶盤去。我瞅見一个女人的背影。

“拿去，茶房！”

我接过錢，他对着我的臉把門关上。

“茶房！”

“什么事，老爷？”

“茶房！”

“来了，老爷！”

“茶房！”

最后叫喚越来越少，然后沒有人叫了。酒吧間关門了。詹姆从酒窖里疲乏地走上来，我从楼上客房里疲乏地走下去。一天的工作完了。吃的东西倒是有，可是我們累得吃不下了。

“再見，詹姆。”

“再見，必特。”

又是長途步行，經過黑暗而靜寂的街道走回家去。

每天都和前一天一樣。每天的工作也和前一天的一樣。我們白天干同樣的活，晚上也干同樣的活。我回到瑪基^①家裏的時候，她和她丈夫都已經睡了。我每天早晨上工的時候，他們還沒醒來。我老是感到累，老是想睡覺。我的眼睛充滿了血絲，就像詹姆的一樣。走起路來像個鉛人似地沉重、緩慢，也同詹姆一樣。我吃得越來越少，就是不覺得餓，只是累。老是累。第一個星期這樣過去了。每天都和前一天沒有兩樣。平淡無奇的日子。我忘却了陽光是什麼樣的。我得了一種使胸口發痛的干咳。什麼我也不想。我太累了。只有工作，再就是到了月底得那一鎊錢。

在我工作的第二個星期的星期五那天，我猛然在早晨四點半左右驚醒了過來。這完全是自發的。我伸手找褲子，我得上工去。後來我看見瑪基從椅子上站起來，滿臉淚痕。

“怎麼啦，瑪格^②，”

她拿走我手裡的褲子，把我推回床上。

“睡吧，李。”

“我得上工去。”

“睡吧，小弟弟。你不要再到那兒去了。媽來過兩次。每次都等到末班電車才走。你在这兒住，可我兩個星期沒看到你，你以為我好受？”

“可是那工作，那一鎊錢。”

① 作者的姐姐。

② 瑪基的暱稱。

“不到那种地方去挣钱了。睡吧！你把我咳醒了。”

我想抗拒、反驳，然而我太累了。我只好躺下，闭上了眼睛……

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阳光射进来，落在窗前的床上。我的床就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床边有只水壶在愉快地歌唱。玛基打前面的房间走进来。

“你醒啦？”

“哈囉，瑪格。”

“我想你该明白，李。干这样重的活来卖命！你看我怎么有脸见妈？要茶吗？你现在感到怎样？”

“只是累。”

“累！你病了！”

她让我在床上吃过早点。我又睡着了。下午迟迟醒过来，我才又清醒一些。我又可以思索了。对，再干那种活真是太傻了，会把我累死。玛基救了我。

下午很晚的时候，我回到旅馆。詹姆的工作还没干完。

“你迟到了，必特。白人去找了另一个茶房。要是你现在动手干活，也许他还会饶恕你的。”

“我不是来干活的，詹姆。”

“怎么啦？”

“活太重了，我要找别的活。”

“我们干什么活都不会轻，必特。”

“可不像这种活。”

“也许不这样，也许更重。”

“这会把你累死，詹姆。”

“真的嗎，这种活？”

“对了，詹姆。”

“很可惜。我喜欢你，必特。跟你一塊干活多好！”

“我也不願意离开你，詹姆。”

“也許你会走运……白人来了。”

我回头一看，他身后跟着一个新来的伙計，这次是个黑孩子。白人一看見我就皺起眉头。

“你干嗎来得这么晚？現在还不干活？”

“我再也不在这兒干了，先生。”

“不干？那你来这兒干嗎？”

“来要我那份工錢，先生。我姐姐說，干了活不給錢是犯法的。两个星期的活呀！”

白人臉紅了，他向我走上一步，我忙向后退。

“犯法？”他唾沫乱飞地嚷起来，“你！……你！……他媽的！”他說不出話，就向我猛冲过来。

我躲开了他，跑出去了。

“这种活会把你累死的，”跑过那新伙計身旁时，我說。

奇 青譯

銀鈴般的笑声

(美國)艾伯特·馬爾茲

費勒爾兩口子，是一对情投意合的夫妻，結婚七年了，今天晚上还是濃情蜜意的。他們彼此非常体貼，都很兴奋，而且动輒就笑。当初，他們的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湯姆不在家，那时他离家有半个世界那么远，脚給冻坏了，胸部受了伤，躺在朝鮮一所医院的病床上。他們紧握着手，剛剛談过这件事，两个人都覺得过去的患难倒使眼前的幸福更显得甜蜜。

现在是十一点三十分。从康妮發作，打电话通知医生到现在，已經过了三个鐘头了。这三个鐘头里，他們大部分时间都在热烈地談着許多問題。他們满怀激情，使得他們反复無定地一会儿想起叫人感伤的往事，一会儿又想到一些家常的瑣碎事情，互相叮嚀着在娃娃从医院回家以前，还得再买一打尿布。“哦，我忘記告訴你啦，”康妮一面在小客厅里踱来踱去，一面說，“我已經把需要你照料的一些別的事写成一張單子。就放在梳粧台上。”

湯姆攤手攤脚地躺在長沙發上，点点头說：“行，婁拉，我一定照办。”婁拉这两个字，意思是“美人兒”。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待在得克薩斯的时候記住的唯一的西班牙話。他所以常用这两个字来称呼他的妻子，可以說多少是出于感情。康妮是个三十二岁的女人，虽然長得很討人喜欢，可还算不上一

个“裘拉”。她身材高大，圆圆的臉总是默默地含着笑意，在湯姆眼里，她是可爱的，然而說不上真正漂亮。

“你还得稍微管管我的几个鋼琴学生，”她接着往下說。“有兩個是星期六早晨来上課。他們沒電話。我已經把他們的住址給你留下了。”

他輕声笑了一笑。“你真把事情往我头上堆呀。我正在考虑是不是值得替你做哩。”

康妮在他面前停止踱步，把滾圓的大肚子正对着他，帶着一絲志得意滿的笑容說：“要是你想掉个过兒，来生娃娃，你就尽管来生吧。”

湯姆彈了一下手指头，坐直身子，放声嘻嘻地大笑起来。“我現在才發現，我一晚上都在想法跟你搗乱。”

“是这样嗎？”

“我們一直說希望生个女孩。我真他媽的是一个撒謊家。……我才不想要女孩呢。我希望家里再来一个球員。要一个頭髮上扎絲帶的又瘦又小的可憐老姑娘，一点用也沒有。”

“一点用也沒有，呃？”她逗趣地回答說。“我看呀，既然可能生个女孩，你还是馬上就开始給我愛她吧。而且你也休想把她养成一个頑皮姑娘。我才不——”她住了口，等了一会兒，看了一眼手表，然后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張紙和一支鉛筆来。

“又来了一次嗎？”他問。

“是的。……七分鐘。”

“七分鐘：你八分鐘一次的时候並不長嘛。”

“我好象在跑步似的，”康妮回答說，露出一付滿意的笑